

兼署雲貴總督雲南巡撫臣岑毓英跪 奏爲遵 旨整頓吏治考核各項人員分別議擬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欽奉上諭滇省變亂日久仕途既雜吏治宜及時講求該督撫當慎選賢能牧令與民休養生息遇有庸劣各員隨時甄別毋任濫竽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澄叙官方之至意伏思郡守職司表率牧令責任養教政事之真履視守令之賢否爲轉移而欲知守令之賢否必先觀其內蘊然後驗諸施行原以今日之守令即異日之司道督撫也彼文理不通之員於奉行文牘民間詞訟既未能了然求其盡心民事者乎其難滇省軍興多年吏治廢弛亟宜選精明幹練之才力行教養之政夫而後元氣可復康樂可圖臣查該省同布政使宋延春等將在省資缺及候補試用之府州縣佐貳雜職人員除正途繙譯生外其餘生及恩拔副歲優五項貢生另行甄別外其由原增附監以及俊秀文童之捐納軍功貢生

十三員列爲二等文詞雅順及有詠字之知府章慶恩等四員同知直隸州王德佑等四員通判吳廣
照錄履歷之知府羅雲等二員同知直隸州李定煊等四員通判王黼卿一員知州車所盛等三員知
林作械一員縣丞彭承藻一員典史焦顯第一員從九品周國楨等二員共七員列爲二等以文理尚
察司經歷賈爾義一員府經歷鍾名芳等二員縣丞任湘等三員巡檢張建三等二員從九品吳淞霖
二十二員按察司司獄沈裕昆一員吏目葛承基一員巡檢吳中孚一員典史許登錄等三員從九品
從九品嚴澄等四員作爲不列等臣與司道悉心商酌擬請將考列二等之府廬州縣各員准其照舊
便不列等之府廬州縣各員即勒令回籍學習三五年俟文理稍通再行請咨可省考核錄用考列二
之佐貳雜職各員勒令休致回籍此外有例應迴避者飭令罷職改省身家不清者查明據實甄別現
通順各員如性情偏執不決與情聲名平素無操守者亦即隨時奏參不敢稍存迴護惟事關陞陟
顯吏治考核各項人員分別議擬緣由恭摺具陳伏乞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奉 硃批吏部議奏欽此

岑毓英片 再雲南提督衙門原奏 王命旗牌上諭
通禮則例諸書及兵部火牌均係 王命旗牌上諭
失守各項全行遺失今地方肅清 大理駐扎整頓營伍安輯兵民 奏補額前來臣
大理駐扎整頓營伍安輯兵民 奏補額前來臣
覆查屬實相應請 旨勅下該省 奏補額前來臣
督衙門 王命旗牌 上諭通禮則例諸書及兵部火牌咨
憲給領以昭信守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 奏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今錄英片 再查軍營
打仗受傷人員實在不能練習馬例准 奏免 射技據
記名提督鶴慶鎮總兵張保和副將衛補用參將魏春遊擊

羊 貧兒驟富 鄉人有賣腐者某甲夫妻二人一夕牆發竊有聲有數風聚而戲甲以枕投之中其一視之則白金也大喜夫妻驟得
白金數十錠時有某乙者從門隙窺其得金思盜之狀於梁以伺甲乃將銀置於案分十餘堆謂其婦曰以此還債以此置田產以此
置衣服以此建房屋以此贖親戚以此納監以此爲故私蓄以此爲汝首飾分既畢入寢忽起曰明明爲富翁便穿長履處然恐不肖
也不可不習之取被蓋於身若長袍令妻以草繩束之繞屋而行問妻曰肖妻曰肖矣又曰明日建屋某處作屋某處置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猶是也被猶是也肩與猶是也何轎轎不同乎相聚而泣乙私謂人曰吾竊得其貨殺費苦工吾因笑而幾墜於地屢次嘆貧兒欲富
萬向後則安知無竟而笑之者乎乙無言而去

新 城 詩畫某處用几桌取長竹一渡之問妻曰合乎妻曰合矣又曰明日納監做老多出入妻肩與不可不習取兩竹夾几爲轎樣令
妻從後袖竹曰放平曰陸然後坐轎轎四顧謂其妻曰汝奶奶也出入亦肩與不可不習又令妻入坐妻畧回首曰如此不莊重矣又
教其妻坐時漏已四鼓妻曰夜寒矣明日習之遂入寢半响忽謂其妻曰昨夜還有剩酒餘肉何不取以爲樂妻弗起強之再三怒曰
此真薄福相也自起取酒炙肉坐而酌酒酣睡去日出三竿摩挲倦眼則案中之金一無復存謂其妻曰其真則其蘇耶贖市之穴

頃接英京倫敦電報云現有火船三艘一曰南星二曰乞打三曰晏拿達皆過蘇夷士新河○歐洲電報云普國之東境因頒行新例民不服從按普之東境與俄羅斯接壤犬牙交錯其東隔一省曰波森本波蘭舊地其國已滅普與俄壤瓜分而得之其地之人性情風俗多有不同而所奉多天主教故有所怨怒○火船施哥往新嘉坡檳榔島加爾各答有事不得遽行故改期於六月初五日動輪○小火船排勒士於六月初二日曳福魯船租曼由船澳出翌日又拖呂宋船入九龍船澳修葺○火船免厘羅由福州啟行火船鎮士由福州裝載新茶往英每墩水脚金錢三磅○秘魯公使由上海至○秘魯船船之泊於海面者皆升旗致賀○舊金山之新火船公司有火船名華士梯高摩於五月二十八日行抵金山擬於六月十日復來港

美國近事三則 紐約城中一日重霧溼濛遍地晦冥幾於覩面不見適一人由鄉乘馬入城馬忽觸人仆於地馬驚逸不能止而自觸於樹而死乘者幾危猶幸不至於殞命○魯士晏拿省設有軍需局製造火藥以備防禦之用一日火藥忽爾自燃轟震如霹靂聲搖山撼屋宇盡頽局中幸無一人距其地十有二里許村人

寶 啟者本公司自本月
裕 十一日以後起凡
燕 有貴客賜顧本公司
梳 保險往賓角及西貢
白 準者每百員奉回經
 紀銀三十三員三毫
 特此佈聞
 甲戌年五月十一日
 代理人
 佈士堯公司啟

寶 啟者本公司自後將所
裕 溢之銀除分老不
燕 將三分之二照其所來
梳 生意多少均與有牛
公 與本公司交易人不
司 其係本公司股份人
 皆得均沾此利附貨者
 請留意焉此佈
 甲戌年五月初二日
 代理人佈士堯公司啟